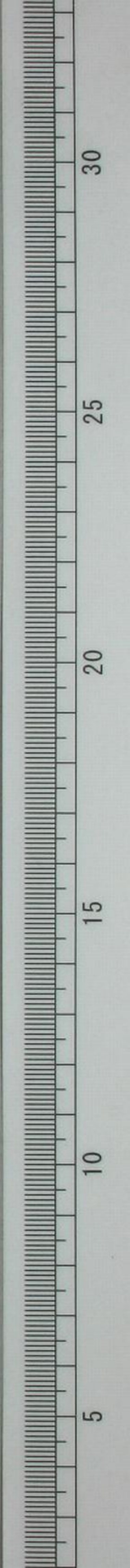


土坡文庫  
文庫17  
W117  
8





文庫 17  
W117  
8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三

江陽陳  
椰璟子孚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恒子久

立春

原註大曆元年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此言賜上菜傳纖手送青絲  
此言風俗相送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  
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一意轉折成詩不見排比在公集中又一體裁○錢云立春日以蘆葍芹芽為菜盤○生菜新菜也纖手謂女

上寺主釋三十三

讀書堂

010.18514183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幸吉唐氏寄



手切之送風俗相送也  
那對言不見此菜也

原註

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汲黯傳  
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  
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  
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

終難立

言盜賊不能久據也

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原註

鶴曰軍旅風塵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栢  
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  
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此首言草堂之勝

原註

洙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近  
注詳見前張孟陽劍閣銘形勝之地非親勿居

###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

稽留已二年

年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原註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  
雙喻麋墨一枚公嘗為尚書工部郎故云

###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箠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  
纔有色風引更如絲

是細雨景

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楚地煖故立春時可用箆服絺。前  
細雨尚熱未引悲秋恐雨多生涼

原註

趙曰冥冥兩句憂之之辭也唐諺云春甲子雨赤  
地千里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洙曰

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絺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妾在  
巫山之陽旦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辨悲哉秋之為氣  
也夢弼曰兼催宋玉悲  
謂雨過當淒然如秋也

###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  
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公孫述躍馬稱帝時

蜀正亂公言已杖藜遠遁正妨亂賊躍馬之禍非故離羣此明去蜀適楚之故

###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簷瓦如鳥翼兩邊山水合。終日子規

啼。

真景老筆寫蜀中如畫

耿耿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

作傍人低。

申云江樓句他人說不及此。春風見謂子規當春風中見夜色淒謂當夜色聞之而淒見淒二字俱貼子規上末客愁二句又淡一層

###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臨石面。雀窠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  
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鈞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呼婢取酒  
壺。續兒誦文選。

言聞兒誦文選而已亦相繼取誦公生平熟於此書

晚交嚴明府。矧



此數相見

原註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

原註

謝玄暉詩雜英射芳甸沈約詩雨檻雲欄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綠衣輕

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

此指祿山陷兩京事

中宵焚九廟雲漢為

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紛

層即

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

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

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

數句傷直非體

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

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

百歲翁謂父老輩

車駕既云還楹角欵

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

前春禮郊廟

此指肅宗恢復事

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

羣公登堦捧玉冊峩冕聆金鍾侍祠慙先露掖垣邇濯龍

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

并言後宮

翠羽猶葱蘢

前者厭羯胡

明皇出奔

後來遭犬戎

代宗避吐蕃之亂出奔

俎豆腐臠肉

采○恩○行○角○弓○安○得○自○西○極

以下皆預擬語

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

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

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戎○聽○所○從

謂從之歸農

冗○官○各○復○業

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



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  
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  
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

見不能遂歸號之願

此因代宗還京追述祿山初陷長安肅宗恢復往事前  
半直率非體後半真救時名奏疏○解瓦謂落下之瓦  
○錢云木主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  
物建主作廟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  
之合昏謂至暮氣合昏暗也錦幪祿山陷兩京以橐駝  
運御府珍寶於范陽故曰散○表逆節上表賀僭位之  
節○白問門扇青瑣之間以白塗之○先露謂先朝露  
而死者先帝也○濯龍門名○鏡奩翠羽乃供后妃神  
御之物陰后紀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  
動流涕令易脂澤裝具○西極指吐蕃山東指史朝義  
諸降將安得自西極以下十句當時長安再陷空虛公  
欲招河北山東安史餘黨盡知順逆歸命朝廷以其人

民實關中是在上能下罪己之詔不責往愆以來之真  
當時要著措詞渾然尤妙○冗官復業四句因亂後賄  
賂公行賣官鬻爵各器太濫故公欲罷散  
冗無用之人使務本業此皆救時急務

原註 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時為九  
山陷長安脩可曰錦幪鞍帕也禮記天子當宁而立師

曰白間黼展也畫蟲畫雉以飾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  
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  
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元年享于太廟有事于南  
郊黃曰公時為拾遺諫官故稱近臣按舊史乾元元年  
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  
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  
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  
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閩中無容更預陪祀東都賦天官  
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夢弼曰俎豆  
腐臠肉謂汗漫祭器累恩行角弓謂操弓矢狼藉宮廟  
也漢紀注累恩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罪已之念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為本月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歐曰京都奠安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  
眾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今近山居民尚然杜於情事何  
切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不敢入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  
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

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恐久臥不能行

故徐步以試之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

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

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謂有稷契見用則致治易也犬戎

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

援

雖非少陵得意之章而其切至語終不可廢○錢云梁簡文詩峽山七百里巴水三面曲公謂峽開四千里蓋統論江山之大勢非專指峽山也○思王孫即指代宗此正言也觀後為君臣子字便知○隨其皇謂武隨立宗逝籬雀公自謂觀此二句則錢以大將為郭英又未是



原註

趙曰峽開四千里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鹽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客堂

此詩宜敘在未辭嚴武之前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溪山窅窅一林麓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二句言抱病更歷多南雁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敘節改具物年似乎年數已足不敢奢望壽考也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

對羈束

具供用之物即下芽筍等

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

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二句言先賢尚多埋沒不得一官也援引

自居然縮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

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

濟時身遠彌曠職

身遠於朝廷謂在幕下也

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

循文守文也言廟算自有正道公欲於天衢獻直言也

尚想趨朝廷毫髮禪社稷形

骸今若是

謂老也

進退委行色

謂一付之行色通塞不敢預定也

原註

趙曰少城成都小城也巴鶯一作巴稼為是漢書劉章云深耕概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豈



多耶趙曰臺郎為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洙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劍南叅謀左傳獻可替否

杜鵑

原註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

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申云起四

語奇肆或作自注膽小之過也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

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

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噉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

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他本知恩

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

看猶解二

字則此詩蓋譏各刺史不知尊王也是前杜鵑有無以順逆而分真確解今忽暮春間值我病

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原註此起此結皆出意表

夏竦謂前四句乃序本題下甫自註耳以叶韻誤以為詩不知此與古謠無異豈復以韻為限耶樂府江南古

詞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公詩不欲觸忌每多微詞此詩通首

作此其借杜鵑以喻藩鎮無疑○錢云黃鶴本載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悒悒而崩少

陵感是而作此解未是無論大曆元年公在雲安明皇晏駕已久且杜鵑有無之義更作何解耶

原註

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

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偏僻者然也是篇前後凡五杜鵑豈得以文害



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亦六義之比與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皆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效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尊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諠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晉羊祜雁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原註按集有答鄭十七郎詩云把文驚小陸卽是謂賁也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

意不歸窺身跡非隱

二句公自言

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人

息則好戲狎鄭獨以敬相與與吐溫溫應者

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

想時有哂鄭為太拘

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

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脩軫

言長途皆賴藥

餌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

步趾徒步而行

追隨飯

葵藿茹素也數杯資好事

謂招友之事

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

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

排金門上書也豈為敏言非衰老所

優為

原註

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適曰小惠相需則侮慢無所不至洙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



尋也脩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夢弼曰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江迥賦駐脩軫乎平原左傳魯人以爲敏

別蔡十四著作

原註鶴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又爲崔旰所殺時蔡著作扶其輓以歸

公與蔡相

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起得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

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謂周道日惟新使蜀見

知己謂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輓歸咸秦巴道此相

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

願子意陳陳謂陳上前也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

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

倚長津蛟龍爲水患也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

城通北辰謂蜀中玄甲聚不散謂蜀中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

者來相因即徵糧之使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錢云趙謂主人指郭英又當指嚴武爲是蓋英又單騎奔簡州爲韓澄所殺不當云薨城府也

原註

漢賈誼上政事疏可爲痛哭者一夢弼曰皇帝謂

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鶴曰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反栢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漢霍

去病傳注玄甲謂甲之黑也洙曰一作南轅吏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原註

夢弼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總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飲子猶今之藥引也。懷君想

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

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二句謂韋欲其早來相晤也。取平塗，取道夔州。萬里皇

華使為僚記腐儒。

原註

師曰：柴胡可煎為飲子服之。通汗，四愁詩何以報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川：船偶得柴胡等藥，因錄此詩。遣邁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制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始亦所謂假對也。鶴曰：歸楫，生衣臥，謂歸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生水衣於其上也。左傳：同官為僚。



杜鵑行

李輔國離間兩宮明皇幽禁南內不能自由幾與主父之探爵穀無異公哀之而喻意作

此詩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

佯瞥振雌隨雄。

搶掠飛振

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

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背欲

秃，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

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

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迺知

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明皇思貴妃命

方士海外求之此實錄也○玩末句知爲玄宗拘禁南內而發無疑

八哀詩

并序天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

嚴公亦在

嘆舊懷賢。

舊則璉邕源虔

賢則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曲江

以存歿爲前後次不以爵功位置其得八公前後二句足破世人之疑○合觀八詩可悟換筆之法但其中有贅處斷處○八哀或敘其功業或惜其讒間或述其忠貞或諱其污累或置大節而詳瑣事或畧勳名而賞文章或言交情或辨冤抑或兼及弟姪或旁及友人隨人卽事筆法種種故是大家

原註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

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



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原註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與哥

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授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楊國忠又請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諡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

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

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紀律之嚴馬鞍懸將

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

王轉浚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言專在外曉達兵家流飽

聞春秋瘴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方是潼關初潰散萬

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暗指勸表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

方至尊符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

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清河公房琯也



公與瑄善故於救王處獨詳言之即瑄之有功有品可知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

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時方冬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

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靖無雙爽氣春

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謂肅宗還京哭廟復

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

窀穸永繫五湖舟此公自謂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

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未貶文吏無用以見王武功之盛

王公蓋知勇兼全之將一一寫出○燕薊兒謂西北燕薊健兒也○甲外軍陣之外也有游騎掠軍離什伍者

○九曲言贊普公主下嫁與九曲之地本中國予之非同外蕃而乃負固不服飛兔二句言令王遠征之也不

近駕言不以駕鑾車而外用也○手格勇士手格猛虎言哥舒被擒也○塞望謂卽位以塞羣臣之望敦迫危

急也○金城今興平縣屬陝西西安府○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窀穸也窀夜也猶長夜也○豈述言王之

功不讓廉藺也

原註史記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定功

日漢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弼曰馬

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琰詩馬鞍懸虜頭

漢書言頓作鳴鏑注驍箭也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

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

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州並有天山唐書會要載景龍

間贊普請婚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吐

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為公主湯沐邑矩遂奏與之吐

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

飲藥而死趙曰飛兔古之神馬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



百八十三家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左  
 傳癖洙曰梁益蜀也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為太  
 子北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  
 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翠華  
 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萎蕤周禮熊虎為旗亘阡  
 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鳳  
 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控謂思禮守武  
 功以控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  
 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常伏兵于其側虜  
 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  
 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  
 日蓋是至德三年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曰  
 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役  
 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淡矣太原古之晉地故  
 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洙  
 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為太原尹北京留  
 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眾懼  
 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

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  
 山許以減死眾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  
 軍眾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邑失所故不復驗其  
 罪按舊史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  
 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  
 於詩末而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光弼封王而公止稱司徒其功名  
 著於為司徒時也○原註按本傳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祿山反郭  
 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  
 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  
 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  
 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  
 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  
 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  
 會疾篤薨贈太保諡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



若泰山薊北斷右脇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  
 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  
 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  
 所怯朱云怯小敵正見其勇於大敵耳北擁兵鎮河汴千  
 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李公末路不終公痛  
 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  
 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  
 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  
 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繭竟何人灑涕

巴東峽

八哀以光弼列第二竟居汝陽曲江之先公之度量識  
 見大與人殊臨淮功業與汾陽等而德量不及終以讒  
 敗溪可惜也公論人可謂能怨○晉陽謂李為太原節  
 度攻吾城祿山攻之也愁寂謂賊破敗不得意也薊北  
 為賊巢所在朔方河北也二宮肅宗與后泣西郊謂初  
 歸洒涕也未散河陽卒李統兵守孟縣大破賊軍也偽  
 臣妾詐降也碣石今北直永平府所屬火焚言焚掠如  
 田獵也小敵怯謂魚朝恩北叩之敗異王謂封臨淮王  
 也河汴即汴梁光弼出鎮臨淮至徐州諸叛將畏其威  
 名相繼赴闕是河汴千里皆安內省言李必以不入朝  
 內愧也白羽扇即孔明臨陣指麾三軍者槐里李葬地  
 在馮翊相近洗箱篋謂史臣當白其冤也疲繭指後來  
 為將者疲弱不能勤勞國事○吐蕃犯都上召光弼率  
 眾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協不至諸軍皆不受其制  
 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臨薨將吏問以後事光弼曰  
 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夫復何言



原註

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史云光弼授

太原城光弼麾下眾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於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鶴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出唐志洙曰乾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力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益熾光弼遂檄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不敢西犯官闕遂戰於中單西大破逆黨此光弼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趙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夢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弼畏罪有詔入朝遷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魏道輔詩話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來洗濯箱篋之汗辱矣

將來洗濯箱篋之汗辱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或書故或書贈。原註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人挺

之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州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八人皆不

沒其實 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

以世蔭故著此句

嫉邪常



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

問公卿何人扈從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寫出忠憤氣魄受詞劍閣道

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

凝皇情言蜀中使來者少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

正觀體太宗開國體統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

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

府地三掌華陽兵總敘處又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

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四句言武出鎮朝中舊署空虛未即言其歿諸葛蜀人

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

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

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謂武訪公草堂也問

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

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嚴公卒方四十故以顏賈比之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笛悵

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總贊嚴公處極其推美後敘幕中相與獨詳所謂知己之感。華岳在西故曰金天晶光潔貌言其稟山岳靈秀也大賢後謂嚴挺之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小心甫與武世契嘗醉登武床呼斥其父名而武不忤。力爭謂為御史時力諫。飛傳車也河隴蓋祿山之亂武時為哥舒判官自河隴訪知乘輿所在趨赴劍閣然後互



宗遣赴行在也萬乘出謂幸蜀也。蕭關在陝西平涼府帝謂肅宗。岐陽時肅宗整兵於此。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曰原廟。寵辱哀榮謂武坐瑄事貶巴州後復用也。會府地謂武為京兆少尹拜成都尹遷京兆尹復為成都尹也。三掌武以御史中丞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充劍南節度使皆華陽地三次掌兵權也。失壁壘暗用四郊多壘。

原註

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蔭補其職也。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夢弼曰劍閣蜀也。蕭關即靈武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謁肅宗於靈武。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脩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夢弼曰笳鼓凝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江文通別賦刎血相視正觀太宗年號岐陽指鳳翔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如匡汲既拜京兆尹尋坐瑄事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以衛霍之

為將比武為東川及劍南節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鄭崇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越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比武為京兆尹及鎮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武嘗辟公為參謀故又以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為比。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敢盛為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閑遊亦兼察民風也。左傳晉侯疾夢二豎子居肅之上膏之下師曰以顏回賈誼為比謂武年少而殂也。洙曰馬融



好笛迨死客弔之詣靈橫笛田曰晉武帝拜王濬  
龍驤將軍濬卒葬桓山大營塋城垣周四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原註按史讓皇帝憲睿宗  
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

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諡曰讓皇  
帝長子汝陽郡王璉璉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  
眷遇之歷太僕卿加特進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關中與塞

北近故曰塞外春言其英雋所及之遠也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

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

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駟駟借一事摹寫如生而上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

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

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

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檠虞聖聰矧多仁此頌帝官免供給費

水有在藻鱗罷獵故官免供給魚安在藻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此歸

結到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

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

不可泝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帶文雅見天倫何以開

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仍根漢中王說少壯已書紳舊遊

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前半摹寫生動之極鄭云或在風雪晨段敘其游從親  
睽指一獵事而他也可想見又繼之以正以見忠而能誨  
○老大老成寬大也○泛舟俱遠津言汝陽墓相隔既  
遠瑤在漢中亦遠欲泛舟過訪俱阻遠津以故不能開  
悲也○舊遊謂與  
王梓州相會處

原註

洙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

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分寸不可強若  
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  
不驕又入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  
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夢弼曰翠麟馬名  
下拂明月輪言雁下而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笑也仙  
傳拾遺木公與玉女投壺有不入者天為之嚙噓注嚙  
噓開口而笑也司馬相如諫獵疏時有銜檠之變注檠  
謂車之鈎心也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  
人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置酒為穆生設體按進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晦  
梁陟等善為詩酒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敘謙辭  
也洙曰璉弟瑀早有聞望偉儀表從玄宗幸蜀至漢中  
因封漢中王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於梓州有  
章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李蘇鄭三人書地○原註按  
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

注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  
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  
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  
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戶部  
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姚  
崇所嫉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  
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銜且云當居相位  
又素輕張說為說所惡發陳州賊事抵罪會赦免貶  
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涓淄  
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按又後  
進不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  
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



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左曉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

罪詔就郡杖殺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悲壯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方見文章本領是才人聲華當健筆灑落

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

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溪溪還森然起凡例蕭

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言李文光彩如寶珠惠及死者也龍宮塔廟湧浩

劫浮雲衛言李文歷浩劫多年常為浮雲擁衛碑在塔上故云宗儒俎豆事故吏去

思計眇昧已皆虛跋涉會不泥不泥謂應之甚速也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

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調給美擺落多藏穢

能於取財處說得有品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言立宗賞識其文嗚呼江

夏委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

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

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

帝言不能近君也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李忽起忽逐幾分漢

庭竹風擁文侯篲言邕好賢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謂如申生之冤

也禍階初負謫易力何深瘳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



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

言崔蘇已故

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

古豈然鍵捷欵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言邕識高出時人

慷慨嗣真作

公自注甫有和李太守詩○朱云美無此註

咨嗟玉山桂鍾律儼

高懸鯨鯢噴迢遼坡隨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

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尙論兵將帥

接燕薊朗詠六公篇

公自注桓彥範敬暉崔玄暉張東之袁恕已泊狄相也

憂來豁

蒙蔽

寫李生平升沉得喪及成名得禍之由甚備卽誌銘有所難及此等詩初看似板似冗其實乃公極用意之作

不容草草閱過○龍宮池沼也呀睨二句見一時能文者皆不足重惟跋涉求李也○豐屋富貴家也懷未濟

常懷未能濟人緩急也○獨步李文章獨步四十年累獻詞賦甚稱玄宗旨屢遣中使索其新文以文章徹天

聽故有九臯鶴唳句○掩袂言李卒如仲尼泣麟也○太常議太常博士李處直議韋巨源諡曰昭李再駁之

○分竹謂屢爲刺史○李林甫害李由傅會小臣吉溫事故爲小臣所斃易入言謗言易入而深至於臍飲至

齒曰臍○改軒砌流光忽易也○錢曰論文以下論其文也楊李崔蘇邕同時文筆之士邕之論文也歎崔蘇

之已逝伏盈川而夷特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上推盈川次及崔李世皆歎其是非之當何至邕則相扼不

少貸蓋崔李已皆歿而邕獨與說爭名說雖忌刻亦邕之忌才揚已有以取之關鍵不閉用老子言善閉無關

鍵而不可開言其不善隱藏也○崔蘇崔融蘇味道與李嶠杜審言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故篇末總及

之舊注作崔信明蘇源明誤○例及以下言李論詩等例推及公祖審言之詩嗟爲玉山桂枝不可復得審言



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排律四十韻鍾律二語又贊李詩之美非指歷下亭倡和作也青州汶陽痛其受刑而草草客葬也哀贈謂林甫惡之不解故既死而肅宗朝猶無贈也揭厲猶淺也言至代宗時方贈秘書其恩深也○舊客公自謂言邕既子孫如綫而已又滯遠方此所以感今追昔而不能已于哀也○時朝廷蒙蔽賢姦混淆李所咏六公皆正人也故云謬蒙蔽

原註

洙曰按邕傳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趙曰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刻與紫駟

隨劍几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邕求其為文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為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邕之重義好與又如此趙曰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邕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希曰江夏雖用天下

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洙曰邕有批韋巨源諡議文士推重之又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之趙曰賈誼有鵬鳥賦舜葬於蒼梧之野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洛陽獄為比左傳與小臣小臣斃唐志齊州濟南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今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正指此盈川謂楊炯也嘗為盈川令特進李嶠也皆有文名趙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就郡杖殺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邕有六公詩載本傳趙明誠金石錄公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詩余初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原註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

兗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

萊蕪郭忍飢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熟

薪垢衣生碧蘇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言其孝學蔚醇儒

委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

匠集精選謂試官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謂及第文章日自

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跡出入禁門久故足生研言其勤

跣足皮厚也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

遣謂悲賊遣充偽職而不受也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謂陷賊中不暇與友暢飲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見其忠貞不易也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言從逆諸臣受禍秘書茂松意載

從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臠篆刻揚雄流溟漲本

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剽反為後輩囊予實苦懷緬

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攀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此段漢贊

其文不要懸黃金氣不接胡為投乳贖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

衍榮陽復寂寞罪罟以橫胥兼及鄭虔蘇與鄭厚故杜詩每並舉之嗚呼子



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

通首詳武功節操而惜其文之不見知于世。東堂漢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問策故曰射策君東堂也。唐有尚書省東堂制可謂天子答之曰可也。乙科唐令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十帖得四以下經策全得為甲第得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出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復召還為國子司業也。○茂松取歲寒不彫意從祠謂從上祀郊廟大禮為榮也。篆刻二句言其文之大溟漲言其文本末即溟海比之猶淺也。青熒二句言其文之利懷緬追思也。齋房二句言其文貴重非眾人所知猶靈芝非眾手可取其實足以垂範後世。○不要懸黃金謂蘇清介自守不要求黃金反逢權貴之怒投孔贊必蘇為權姦嫉忌推抑史失其傳耳。○長安米廣德二年大飢斗米千錢今日萬錢蓋以解言之。○沔在湖廣。○漳水疾劉楨詩余嬰沉痾疾窳

身清漳濱

**原註**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洙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多採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踐謂源明累遷太子諭德顏延年贈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山反乘輿出狩不暇陪入駿謂源明不得扈從入駿周穆王事夢弼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有顧兒憶犬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況也宋書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靄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曠我耶靄曰今日何緣曠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史記李斯傳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趙曰禁嚮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豨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嚮漢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蟲篆刻然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



洙曰吳越王允嘗取純鈎劍示薛燭燭曰光乎如屈陽  
 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陸剗  
 犀兕朝止充切截也奉九輦切取也洙曰漢光武大興  
 祠齋房生芝而作歌按肅宗時宰相王與以祈禱進勸  
 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陳時政得失論其  
 不可爾雅贊有力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犢惡音吠  
 又音鉉炙穀子載贊銘曰爰有犢獸厥形似犬飢則馴  
 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吠洙曰榮陽謂鄭虔也  
 蘇鄭相繼而死死之日適值歲歉故有長安米萬錢句  
 蒿里田橫門人挽歌也後村詩話云杜八哀詩崔德符  
 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  
 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  
 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為  
 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  
 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盡善  
 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  
 林評累句之病為  
 長篇者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原註洙曰鄭虔鄭州榮陽人天

寶初為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  
 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  
 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嘗自  
 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  
 郎安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  
 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  
 司戶叅軍虔至

台州數年卒

鷓鴣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

首四句言

鄭本高逸不受爵位羈縛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

言鄭早為

夫況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

鋪敘所學可謂盡情神農

或闕漏黃石媿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



恨蒼最何技癢

公自注公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眾寡無不詳又著蒼最等諸書又集

胡本草

圭泉星經輿

原註處善地理

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

朔諧太枉

言鄭之詆諧又過之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言書法兼鍾繇鍾會

兩人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

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

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

視形骸如土木不自檢束

親近唯几

杖時時憑几倚杖

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

塊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為鄭出脫汚偽之罪只二語略過

老蒙台

州掾泛泛浙江槩履穿四明雪飢拾楮溪橡空聞紫芝歌

不見杏壇丈

謂鄭曾為廣文也

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慘

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淡泰山秀

此下八句又追敘昔日與鄭長安會聚之樂

葉

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

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

蕭條阮咸在

兼及

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自公

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公與鄭最善故敘述情事無不曲盡其為鄭曲護受偽職處只用一二語尤見筆法○朱云滄洲二句美其畫

也言玉殿上展滄洲之圖而寡鶴誤為發響形容其畫逼真也○藏書臺為芸香閣謂鄭官著作郎也○餘颺

颺言東南乃鬼魅無人之境○稅止也鞅馬頸組也○濫吹獎公言己為鄭所推賞也○虔弟審亦謫江陵故



曰同世網贈弟用姪事古人不拘如此然不可學朱本謂審乃虔之姪

原註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憂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文選鷦鷯賦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今鄭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漏黃石媿師長高元之茶甘錄曰子美哀鄭虔詩薈最何技養薈最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美謂虔私著國史自技癢不能自忍爾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為會粹亦承襲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以測日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蟲篆言能書丹青言能畫楊

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朔賦達多端應諧似優脩可曰鍾繇鍾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按書苑虔善草隸呂惣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推月上夢弼曰滄洲謂虔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洙曰四明山及榭溪皆在浙江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由稅歸鞅趙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咸共為竹林之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曰鄭審與虔當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咸家詩杜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公嘗過其湖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原註洙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

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刺史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



甫思之遂為林甫所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塞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郵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金玉在石中曰璞曲江風度過人形其有文彩耳仙鶴

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言其思之高遠復與雲路永言其

功名長久也寂寞想土階言欲致君堯舜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為近

臣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謂張時為柱石天地日蛙龜言羣小

即下榛梗九齡為相中讒不得行其志故惜之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

曩哲畏不逮於前賢鬢變負人境傷功名之不立雖蒙換蟬冠右地慙多

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謂不能如蘇之養母紫綬映暮年荊州

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署子孟浩然為從事

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

含公鼎言其詩律暢達調和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

倚薄巫廬竝言其文散布如蛟螭又與巫廬竝高也綺麗玄暉擁牋誅任昉

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言其文自成一千秋滄海南

七寺在羊安十三

讀詩堂



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波濤良史筆謂九齡曾

在史館直筆紀事 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詩作於

贈前然制作難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足見當日公論

九齡文章為相業所掩故公特表之其他事業唐史具載人所共知可不多贅至不及遣使致祭豈以玄宗生

不能用其言小禮無益故略之耶此等處具見杜陵詩別有心眼○曲江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仙鶴句或

賦海燕詩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蟬冠唐六典侍中二人正六品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取居高飲

清之義想九齡曾為侍中也○右地九齡為林甫所危罷知政事為尚書右丞相也○蘇耽井九齡初以母老

固請江南一州數承音耗後丁母喪歸里故云○荊州九齡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賓客孟浩然還襄陽

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波瀾言九齡當監脩國史其筆如波濤之翻蕪絕應作無字順○觀制作

句此詩又似作於明皇追思致祭之前或僅追悔致祭而未盡復其生平官階故不足紀而但借制作難上請耳

**原註**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嶺階三尺巢由隱於箕山潁水今言想土階則有致君堯

舜之心故未遑於箕潁也希曰玉堂金華皆殿名趙曰此言九齡為校書郎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

曰碣石歲崢嶸言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為碣石祿山反於河北之范陽天地日蛙鼃言天下之人籍籍有言

如蛙鼃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鼃鼃遊乎華池注讒諛弄口得志也洙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

庭何心記榛梗謂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嫌猜為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

貂蟬侍中冠今云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不載為侍中右地而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右地已慚

惡為多幸矣洙曰漢疏廣為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紫綬太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荊州長史也洙曰晉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和為治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黃鍾之律淑氣含公鼎謂大烹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竝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歛起其高至竝巫廬之山也洙曰謝眺字玄暉為文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賤誅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蕪絕善本作無字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趙曰向時禮數隔

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奇意深遠矣

移居夔州作

原註大曆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

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  
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申云朴○第三句因有灞橋折柳贈別故事適別雲安當春時若春知催之也放船景清洒若江與之也江與



春知便為後來穿鑿之祖。○聞人說見不能自理農務  
○夔州秦為巴郡漢屬益州沿峽皆開鑿而成故少平  
土惟夔州稍平耳。○題  
注朱黃之論各成其是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亂字

寫風雨景入妙鐘濕則勝地石堂煙原註石堂是夔州佳處

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合悽以不能親別耳然覺王之賢

不得別王意矣。○詩有二石二外字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鷺

聯拳船尾跳魚潑刺鳴潑刺魚躍聲。聯拳潑刺各盡物態

上白帝城

原註彥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

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隨天壁依山建城也。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報夕陽將暮催歸也人扶扶之下城是老病狀。意何長言起念狂妄而無成也

原註

雀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



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  
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  
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  
大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原註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  
白帝為永安三年殂於永安宮故夔州有

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原註  
來得

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復漢留長策中原仗

老臣雜耕心未已歐嘔同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

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原註分之未幾而復合於彼  
傷感無如此兩語舊解誤甚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謂廟在  
山中枯木半龍

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闔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

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當秋況乃久風塵適

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世小得士契無鄰遲

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酒衣巾到處不  
忘君國

○原註首尾曲折句句典  
實真大手真蜀先主廟詩

題先主廟而專美孔明豈尋常筆法。力侔謂主臣才  
力相敵分任社稷之事志屈言不能一統也。留長策  
先主留長策以貽後人也中原謂以恢復中原事倚孔  
明也。雜耕歐血總括六出祁山事錢云夫以孔明之  
略豈為仲達嘔血乎此魏人因亮自亡而誇大也嘔血  
或孔明以食少事煩所致有之非如魏書所云勢窮憂  
患也。錦江二語歎割據錦江劍閣皆蜀地過楚與吳  
通也通秦與魏一也謂至晉復成一統也。竹送言寂



莫無人也。苔移言塑像荒蕪也。孰與關張言孔明功  
超關張上而與耿鄧中興之佐相親也。錢云細思孰與  
二聯畢竟是公自敘語。公當流落風塵之中而不忘應  
天得士之感。故有此言。若云稱道武侯則嚼然無味矣。  
伯仲之間見伊呂。所以稱武侯也。若以關張比竝則兒  
童皆知其不然。何煩子美激贊耶。寂寞洒衣巾。言有  
救世之志而寂寞不為世用。徒洒泣耳。

原註

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  
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

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  
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  
疾卒於軍又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  
走入谷道發病卒歐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  
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清溪乃指豐  
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  
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搖落風塵公  
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  
將耿奔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想見盡瘁

心事。原註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

兩絕識力高絕足盡武侯一生心事。辭後主謂孔明  
辭主北伐即指兩出師表而發此見武侯感先主知遇  
之恩鞠躬盡瘁欲報之於後主著不復臥一語見  
士為知己者死不復有歸隱之念公亦自慨也

八陣圖

峽水聚石甚奇至今遊蜀者皆能言之。原註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

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  
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  
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菴菴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  
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劉禹



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湧混濇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木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迨今不動豈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按先主征吳敗績還至魚復孔明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不至傾危矣公詩意亦如此。失字依蘇夢解方合武侯生前意旨杜詩用意如此豈容草草看過

原註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謂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後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原註鶴曰崔評事公舅氏也當是為羽林軍師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

首四句言

崔以長才屈抑若為風雨所淹

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

道屈嘆其前此屈抑

且有

元戎命悲歌識者誰

公為歌歎他人不知崔而元戎獨知之也

官聯辭冗長行

路洗欹危

謂辭舊秩之冗長與仕路之危險官聯即指下鍊羽林

脫劍主人贈去帆

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鍊羽林兒

又追述管羽林軍事當指代宗出狩時

天

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

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

此指寵任元戎

活國

名公在拜壇羣寇疑

疑畏也

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入幕



諸彥集即前且有元戎命渴賢高選宜謂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

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

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即指元戎拂匣照西施舅

氏多人物無慙困翻垂

此必崔前為羽林屬官清潔自守屈抑不能超擢而外  
藩表請為幕中官也。守雌當是守分不敢剋餉媚上  
官意想道屈因此。瑤碧二玉名冰壺指元戎朗識謂  
才士貴如珠玉而元戎能賞識之故蛟螭頓散。出矛  
戟謂胸中甲兵世說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  
鼎彝謂崔為人所儀型。暗塵二句言世少能知人者  
如塵蒙鏡而元戎獨拂去翳蔽賞拔也  
西施指崔謂崔人物出羣不愁無知已

原註漢禮樂志天馬徠從西極又馬生渥注水中唐韻  
云風飄大風也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

夢弼曰陰沉鐵鳳關謂宮苑漢遂也西京賦注圓關上  
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  
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國語叔向曰引  
黨以封已註封厚也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卑身  
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千金  
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反  
君怒曰所求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況  
生馬乎不替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  
黃曰野水先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莊子搏扶搖而上  
者九萬里洙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觀青天趙  
日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  
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原註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  
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澗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

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暄和跟日出來春城見松雪春時松上尙始  
有餘雪處



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

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桂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孟氣心傷艷藥梢英靈如過隙謂越公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落構謂堂上結構之木低落應因雲雨而垂○棧閣上橫木或指堂前閣道也○末言生事尚費經營未能拋棄如逝水故曰莫問此公志尚欲有為也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具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

清日抱鼉鼉遊申云自是壯語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

流斷石跟峽來長流跟江來言蜀山水之遠○杖藜歎世原註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城尖城之一隅也時城守戒嚴故見旌旆而愁耳獨立公立其上也○龍虎鼉鼉四物亦從雲埋日映光景擬之非必真有○觀旌旆愁知扶桑弱水見盡地東西皆在兵戈禍亂中所以歎世迸血也○凡流皆東惟弱水西流而弱水東畔近蜀故望之若與別流相隨而來也○迸散也歎世見非為一屋而歎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  
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  
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淩慙畏損神

公孫述初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遂有蜀地故亦可稱  
英雄述後為光武所平。末謂非當亂離尚耽勝遊欲  
以登臨  
撥憂也

**原註**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為  
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於梓州敗績

白帝空祠廟白帝祠即祀  
公孫述者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

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  
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柏行** 原註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  
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

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  
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栢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  
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  
參天長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補出孔明生前德業一  
層方有源委是  
大手筆

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

昨路繞錦亭東此追言昔  
過成都廟先主武侯同閟宮雀窳枝榦郊

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朱謂此下言夔  
州栢在高山上

故苦風不如成都廟  
栢在郊原可久也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

此下只借栢喻大才世不能用意已不拘

拘貼孔明廟中講矣杜詩之難看如此

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

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用。

以在武侯廟前故曰得地。神明力謂有神靈呵護也。造化功又贊栢之正直本天所賦畀不同他木也。萬牛回首言木重不能載也。送言木大人不能移送。萬牛四句正是難為用。後人有譏霜皮二句長濶不倫難與言詩。

原註

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按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

古栢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

鳴悠悠旃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柯如青桐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

負薪行

至今楚中婦人猶爾杜詩真可當史。原註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屢擔

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門當戶女出入。十猶



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  
葉銀釵竝筋力登危集市門謂登危險采薪入市買也死生射利兼鹽  
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  
何得此有昭君村

原註 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歸州圖  
經王嬌字昭君稀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

君廟  
在焉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  
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

側施入波濤撇旋梢瀆無險阻寫出楚人習習朝發白帝暮

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

能與許也人共許長年精於水也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

道土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撇旋梢瀆江賦漩環滄溟澗瀾瀆瀑皆波浪回旋瀆湧  
而起之貌舊註撇拂也與擊同稍搖也於漩則撇於瀆  
則搖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  
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白帝江陵相去七百里

原註 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揚  
雄方言大船謂之舸艤小舟言輕如小葉也鶴曰

水之回者曰旋曰渦而瀆者水之涯也今言撇旋梢瀆  
撇猶過梢猶泊也趙曰瞿塘峽名虎鬚灘名洙曰峽人  
以操舟人為長年歸州姊歸縣北  
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基見漢志註



愁

公自注強戲為吳體。自註強戲想當日好尚此種故偶一為之非詩正格。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前四句總見隨觸皆不能銷愁似實仍虛筆意乃妙。虎縱橫言苛吏暴斂也。即苛政猛於猛意。

原註

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詩首二句雨不能出故悶末相飲酒故又著戲呈字。路亦為補遺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

此見物性不同。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

寬唯君醉愛清狂。在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正是酒盃寬。

劇戲也。劇乾乃矜誇凌物之狀。既曰老去詩篇渾漫興。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是知慘澹經營與得意疾書不事是兩。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

美載歌絲綸

杜題完密如此。原註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淡誠



補王室戮力自元昆元昆謂昆仲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

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國恩子弟先卒伍芝蘭壘與璠同心

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

肉謂總一家父子兄弟為國也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

每聞戰場說歎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

節鉞用必絕稜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公自謂不敢望也

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原註 晉卞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鶴曰三止錦江沸

肝反趙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易師出

以律後漢書贊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漢顯宗圖畫二十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公

注高適 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二句言漢高已往徒見雁鶩耳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所以秋興有昆明池水一猛將

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公刺時故作含糊語



然甚。組練葉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

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

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乘黃謂高李凡馬徒區區。凡馬

謂自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世道盛衰知交聚散盡在此詩。敷腴暢悅也。芒碭固弔古跡亦見時無漢高。雄略。錢云西域開元末高仙芝討勃律虜其王歸林胡開元十九年信安王瑋出范陽之北大破奚契丹兩蕃之衆契丹即戰國時林胡之地。不云輸言止蒙蔽獻捷不報輸敗。負百夫言爭一尺之土而喪百夫之命。此段說明皇喜功草菅民命可謂史筆。吐更食言病中嘔吐更勉加餐欲留此身以撫孤也。

原註 洙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具魏二州在河北。按新史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今開封城南。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公與王為近鄰。煩書札又具肩輿言其相邀之篤也。末言已不能食分惠以歸沾及兒童也。

###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鳴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虛映言不得往遊也。○楚天句承瀟湘句。巫峽句承臥病句。○沙上四句是峽中目覩之景。正是暮春言擁塞不能如鴛鷺翻飛自得也。

寄常徵君

原註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開州屬巴郡。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芻風塵。此句已定譏刺何須回護。楚妃堂

上色殊衆。揚海鶴階前鳴向人。抑萬事糾紛猶絕粒。抑一

官羈絆實藏身。揚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首句言常已出仕青山無主故空復春。○女子當在閣閣堂上則非其地與海鶴階前同意。○絕粒言其清苦非辟穀也。想徵君所作必卑冗之官藏身即東方朔避世金門意所謂與時浮沉。○中四句俱說徵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苴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

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原註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

首云常荷地主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僕人

今古苦苴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作弊

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



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直說亦又  
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二句一  
經器物。內永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  
籠。至感動百慮端。

不易虞在意料外。苦苣野苣也。馬齒莧菜也。葵一名水葵。荏一名蘇。

**原註** 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僕名何用古人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

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

籬。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若謂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

樹白菊。饒為墻實。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無良謂虎不善之徒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

示宗武誦

小序以拙而真入妙。此等筆力豈有不能古文者。竹小曰篠。大曰蕩。控突觸犯也。夔人即謂夔府人耳。無夔觸義。白菊謂是其地易生之木。如北地榆柳取板作墻。又編以竹。蓋南方墻多用竹木。不比北方磚土也。莊子曰去其害馬者而已。

**原註**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



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觀無所為則課奴原以撥悶清晨飯其腹持

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

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

藉汝跨小籬藉當仗苦虛竹籬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

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

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間隄防舊風俗四句回泊護府主泊

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見多雨房屋宜

修早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

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斬木而竹在內蒼皮是木素節是竹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以作小籬若木大則以修墻宇以備雷雨也○乳獸獸之幼者○蕭蕭四句言治化已消羣毒而虎存由於舊俗非自今也

原註趙曰斬木為椿取竹織籬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栢都督公嘗為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師

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爾

除草公自注去藪也○原註夢弼曰藪音潛又除炎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自寓正意妙在就事

說事○申云東漢諸賢正少此等決斷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

稚先者以日入仍討求申云討求字用得妙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

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

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掃除貴斷貴早將去惡揚善二義并含淡得此典之肯  
○申云有為調停之說者賢姦竝困而國事已去不可  
不三復此詩○霜雪句言經秋霜即蕙蘭亦殞何況芒  
草彼時無事剪除今則不能待也○周禮薙氏殺草若  
欲其化則以舟載而致之水此水化也

原註趙曰藜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周禮薙氏掌  
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化也

左傳周任有言曰治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

引水原註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

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

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雲作頂言常有雲氣在山上也○雲安魚復皆縣名雲  
安在夔州上流魚復屬白帝又魚復浦在夔州○月峽  
在利州綿谷縣○何直言有何價直而百憂可寬見急用之物不論貴賤也

園人送瓜原註夢弼曰時栢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



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  
實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

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

征討此典故似不必用○申云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每說瓜引東陵事可厭趙二泉曰蒲鴿狸首皆瓜名○水玉水色如玉也○東陵二句言種瓜古跡已荒而楚漢鬪爭俱成往事邵平種瓜正當楚漢爭鋒時也

原註左傳桑田巫曰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稱師曰蒲鴿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鴿

師曰嵌寶岩泉也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耶師曰草草辛勤貌

信行遠脩水筒公自注引泉筒也原註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

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信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

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

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

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

軍蓋又用學問行諸直如筆原註行諸如呼某乎用意崎嶇外

一片真情以此應世安往不格○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水中能使逆流而上○太公作曲蓋戰國時常以賜將軍言信行觸熱入山不假張蓋也○錢本將軍

蓋用貳師事作佩字穩○如筆言其行不邪曲

原註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句洙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夢弼曰昔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轉。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春卯可抱

育故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起。制。不。禁。喧。呼。山。腰

宅。秋卯寫。雞。形。神。俱。出。可。發。一。笑。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翻。塞

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

為。跡。織。籠。曹。其。內。曹謂眾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背。距

還。污。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

敵。謂小者長成均相等也籠。柵。念。有。脩。近。身。見。損。益。謂又明。明。領。處

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滅。憂。感。其。流。則。凡。鳥。其

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又用古拘

### 留蓋阡陌

須從瑣屑處看他細心體物正非苟作○赤幘即朱冠也謂鷄○脩一鷄柵則去蹈藉之擾損益豈不立見○

雞有五德司晨有信故曰匪石兼不昧晦明之期亦可減憂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思君子也○倚賴歲晏謂

供宰烹之用撥煩謂去前喧呼踏藉之煩惱

**原註**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煩苦事○洙曰籠柵念有脩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雞柵物得其宜近譬

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謂宗文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



之辭也。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錢云：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此正郡人入夜爭餘

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獨不聞言人不能知。傳聲一注，寫水之自高遠下注甚妙。二泉注陶侃得胡奴，有胡僧見曰：此海山使者也。夜失所在。

原註：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薛夢符云：晉陶侃家僮千餘，胡奴陶範，小字範侃。

第十子也。可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時少府必罷職客居信州，適避暑寓居蕭寺間。原註：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起有逸興。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

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言夜間月露一洗，此日之火雲煩熱。

絕壁上朝暎，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

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

煩。不辭煩謂觸熱過訪。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

排帝閣。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但愧識與

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歉然於柳侯之尊己也。今為



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詭有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

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毀垣謂墻壁頽敗也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

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

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空村

原註 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蓋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曠日始出貌晉程曉詩可

憐罷穢子觸熱生病根暍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暍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

鶴曰夔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夔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如李

斯所謂擊甕叩缶秦聲也盆即甕缶變稱耳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如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岳蜀

江猶似見黃河思鄉之極故見客邊山水如本地景也舟中得病移衾枕謂

舟中移居山中也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言風土不相宜也

幾時回首一高歌

原註 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會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

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坻

題目奇。坻當作寺公為華州功曹必曾遊此寺故憶之。原註鄭曰坻音泚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坻玉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



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淡末二句言此寺在江

心蜀中萬里蒼茫祇供魚龍窟穴已之再遊此寺無期也

原註夢弼曰寺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云舅氏牧華州前後觀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於梁即此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時公在夔李在雲安約李同出峽遊賞楚宮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

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

畫舸且遲回錢本作莫遲回即作且字亦有致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秩

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立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首四句皆贊李之人品超拔行李句言其行贖之多蓋贊其交游廣故相贖者多○唐制秘書六品以上謂之通貴○唐自文皇立武門之變過裁宗藩天寶後內則權歸闈宦外則兵連節帥不講宗子維城之義及房瑄議復封建不用公所扼腕故於宗室有才品者每致推獎用意甚深

原註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立成脩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原註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

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僕吁嗟公私



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瘻向誰數暴疋或前聞鞭

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

盡取經濟手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人事盡則氣數不足為害至理免

親覩謂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

愈謂早愈於盜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言風之疾復吹靈翳

散虛覺神靈聚神靈謂氣喝腸胃融汗滋衣裳汚吾衰猶

計拙失望築場圃

請先偃甲兵四句亦知徵求賦斂從供兵餉來特奉行不善滋擾耳故欲先息兵後以復業輕賦聽上處分下語有次第有斟酌處分聽人主即馮道所謂善薩救不得惟皇上救得意融謂熱甚欲消化也

原註

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易密雲不雨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疋而奚若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疋滅文仲曰非早備也巫疋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滋甚洙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喝傷暑也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  
魘魅泣崩凍嵐陰眙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  
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  
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



猛虎神物已高飛。應前燒蛟龍不見石與土。謂被火不可辨爾寧要謗

讒。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

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湊氣如縷。

寫楚火可謂極情盡態。杜不拘何題都不放過。燒蛟龍使驚起為雨。嵌山穴山高湊夏雪不消故東。音戶文彩貌又明也。互寒之處亦為火所崩迫。故嵐陰亦著明也。羅落謂火焚林木周圍傾落而百泓亦沸。河棹邵謂河船被焚其煙直上也。錢云應作河漢。要謗讒謂人欲燒龍致雨似以謗毀要神其事近於熒惑狎侮不足信也。昧至精言蛟龍神物奈何為焚山之舉此乃長吏不知以精誠為主盡祈救之道耳。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寫酷熱景無剩義。因熱思涼尤真。玉在水。中故寒非水精也。二句言熱極欲以身化物。

原註 華曰菰蒲也。成於冷秋故願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是伏歸林鳥卻迴。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瀘水出瀘州有瘴氣故諸葛表曰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鳥方歸又迴亦熱極不安其常也。朱云繁欽暑賦雖託陰宮罔所避之。雪字從陰宮氣寒若近冰雪看出亦形容語。暑天如何積雪陰宮謂深邃之宮殿也。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屢新以熱甚不能餐將衰骨盡痛。被暍味



空頻歛翁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又及戍卒○公每恤征十

年可解甲言已十年之久以時則可為爾一露巾

原註師曰雕胡即菰米也趙曰

曷傷暑也史記禹扇曷

曾孫 元塏 正字 元培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三終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四

柳璟子孚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恒子久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原註大曆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

去非無漢署香兩句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

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

杜詩註解卷十四

讀書堂



此首從水樓說起結歸終明府次首從終明府說起結歸水樓作法互變○不去非無言戀此樓也○真賜見終乃攝篆也

**原註**

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奏事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之歎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承第

為政風流今在茲承第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承第

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此亦變格○下四句言明府好客而賦詩看奕正見與俗吏不同乃為政風流之實半雲雨言此樓對楚江巫峽終日半雲半雨其景如畫

**原註**

洙曰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句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潘安仁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也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

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末微也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

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匝筋力蘇摧折閉目



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

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春焚巫武

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唯清秋昏霾一

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回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

思昔年秋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當

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山閣山閣乃元

紉安可越高人鍊丹砂言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

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

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朱云鳥匿巾也健步言早至之速抱金石謂土焦

流金爍石密雲二句言雲陰雖時聚散而當初秋暑

氣終衰也突羽羽箭也臨軒二句言遙望山閣高

疎涼爽不能遽往也將朽骨公自謂跡疎謂已縱誕

疎狂不留心仙術也得神仙謂元留心還丹

之術池中物又言其為曹長未解圭組也

原註夢符曰公詩有曰馬頭金匿匣今謂鳥匿是烏巾

也洙曰雨師行雨神也魃旱神也長三尺其走如

風脊古慎字左傳魯僖公欲焚巫而滅文仲止之世紀

武王見喝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趙曰鉞箭也當滿月

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間也古樂府有白頭

吟郭景純遊仙詩京華遊俠窟吳周瑜傳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張

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



竟難候此事終蒙隴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駁得倒破千古疑謬

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層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

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翊助也言陳祭物也鳴玉淒房

櫛二句言公宮鳴玉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

人態曲綴瓜果中四句言白屋公每於世俗狂惑處痛下針砭初筵衰重露日

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又就織女發論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二句言女牛分明君臣魚水而咫尺尚隔絕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

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此詩初讀後半甚悶閱後方有悟公從七夕忽發出女子持身以正方可令終取重丈夫以見已之不得于君循分守身不敢自他途以進亦所以教後世也曲折含蓄讀者自不解杜之難看如此○朱云牛女會合後人已有其說世俗多為所惑公故首闢其誣而終言夫婦之義通於君臣近雖咫尺非佳期不合苟棄禮失身能不為丈夫所賤耶此託意君子進身之道感牛女事而發之意淡矣○稟露言中夜浥露虔禱甘所終見本無靈應甘勞苦至曉而終也○至公言婚配在合乎公義方圓齟齬言不當於禮丈夫英雄者必相輕也

**原註**周處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嬉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鄭曰稟潤也齟齬不相值也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齟齬而



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奕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奕博學多聞援證有據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

但掃地閉關人事休避熱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

暮偃寒空牀難暗投南方炎宵惡明燭夏月况乃懷舊丘

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昔人所以接居成

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

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評事掌出信是德

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驂騮二句美評短章達我心理

為識者籌言崔本識者知此理

原註陳孔璋檄垂頭塌翼趙曰林下有塌翼謂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曰聞易諷詩美崔之通於易復長

於詩也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驂騮則漢有大苑之馬識者指評事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  
 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往往辨世俗之妄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又帶朝雲暮雨意

楚宮已滅，句言楚宮滅沒已久，襄王已逝而神女尚在。其幽佩更為誰哀，謂此事不過宋玉假託為文本，非實事。幽佩謂神女之佩。翠龍指行雨之龍。揚雄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杜詩中不可解者，想多訛。

原註：晦菴語錄：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也。且為朝雲暮為行雨，其夜王寢與神女遇，明日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全用江淹句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

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寇盜正蛟螭類

原註：趙曰：白露誰能數，借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萎。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澗雲光廓，鳴牖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



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公詩即景賦事各得其情總未有無因而發者韻體定當取法○草鎮地名辟山謂避逃山中朱云辟山縣名○各有適言連船各有事他適不如樵漁安閒也○負作辜負未妥當謂負樵於背而作夷歌也

種蒿苳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苳向二旬矣而苳不甲坼獨野苳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公隨寓而安其趣如此○通篇喻世亂小人得志或謂去篇末因知邪干末四語方有含蓄不知詩題中已說

明正意公本借苳發胸中憤鬱又未專指何人無妨直言否則一席苳有何關係而作此一篇大文耶此等詩

時賢皆不能看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

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歛奔命師伯集所使指麾赤白

日却頌洞青光起驟雨雨聲先已風謂風在散足盡西靡

言雨散沾足而復斜行西山泉落滄江山泉挾驟雨故聲倍宏霹靂猶在耳終朝

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哇呼童對經始苳兮蔬之

常隨事藝其子破硯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

惜埋泥滓野苳迷汝來宗生實於此迷汝來謂不知從何來也此輩豈



無秋謂成於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

干正掩抑至沒齒可痛可涕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

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爲恥登于白玉盤

謂蒿籍以如霞綺竟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賢良句言即得祿亦未嘗封已君子之有守如此亦見但是君子便與淡泊爲近掩抑沒齒又見小人之毒

原註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爲禾師伯乃雨師風伯摘

竹則宗生封已字出國語封厚也

###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

終高去熊羆覺自肥原註鳧鶴熊羆謂無託典則愈淺第語味無用淡索秋分客尚

在竹露夕微微

前四句寫晴景入神○虹見必晴虹繞江而下有似於飲明顯然也餘飛雨後初晴尚有未盡餘瀝也此語亦無人發到○鳧鶴喻清高者熊羆喻貪濁者

###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鶴鶴  
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高齋即閣次水門即江邊○庾信詩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公第二聯本此又勝之○時蜀有崔旰之亂將士不能征討鶴鶴喻軍士逃竄也豺狼喻盜賊方喧擾也故下接憂戰伐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旂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上詩

白旂以白牌為額也，估商人也。

**原註** 希曰：周顛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山有此句。

**灩澦堆** 原註：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

沒世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天意句承戒舟航來存此以戒冒險神功根荅雲雨來謂雲雨皆出於神功。存傾覆三字人情物理皆在其中有治必有亂有興必有亾非造物之不仁欲留為後人鑒戒耳藏許大道理。憶垂堂謂因避難冒險而行則垂堂之戒止憶之而已不能守也。

**原註** 洙曰：楚俗禱雨必沉牛以荅神貺，爰益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墜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畫出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申云

月窟在西域。削成高峻也。當白帝其高與白帝城相並。陶鈞又見乃造化所成非盡人力。

**原註** 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黃草

原註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又念成都

經亂必有飄散別淚者

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有是非者相傳失真有是非公辭成都草堂去梓纔百里而是非莫得真傳亂離景象如此○松州逼近成都時為吐蕃所圍故其憂視劍閣更急○廣德元年吐蕃入犯高適出兵無功遂亾松維二州○錢云秦中驛使謂李之芳奉使見留也蜀道兵戈謂徐知道據劍閣也是時公在梓閬非夔州也錢移此在九日奉寄嚴大夫一首後

原註

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

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閣內已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原註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

謝上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

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首二句因樂而思其危獎勵之義甚備非少陵安能及此○無私言待士均平金章謂元帥所攜金印三軍之士因宴坐久與中丞密邇不拘上下之分正極樂也○鸚鵡杯也鳳凰謂簫朱謂鳳凰乃當時章服唐會要有宰相飾以鳳凰○中丞賜節故末二句言幾時來謁翠節再特引紅粧作樂蓋冀柏不宴三軍之士而偕妓與公獨飲如嚴公枉駕草堂也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樹  
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前四句詳言宴樂之盛○雲臺指朝廷言以使臣來夔者少也○末又欲朝廷特命中丞為大將所以祝之

原註趙日繡段指樂工額飾金花指樂器鼓飾歌樵謂戲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怪字

術之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第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譏仙

哀中帶諷苦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

白頭翁

原註趙日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

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讌之好感哀而歎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兵淚入犬羊天蠻

○二句指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色萬一故

蜀中亂言人憐古人往往求人

薦拔不以為諱起晚用嵇康絕交書內語從事吏職宜早而勤晚起自不堪神仙飛行甚捷行遲自不肖更覺猶不覺也與堪

字意同○錢曰步履遲緩更可以學仙乎正衰謝之意也錢本覺作學



原註 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青雲裏江城

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言歌聲於清夜忽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

玉杯久寂寞言久不飲酒金管迷宮徵言樂音錯亂勿云聽者疲愚

智心盡死言聞歌而哀使娛樂之心頓絕也古來傑出土豈待一知己證

死心盡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秦青秦國之善歌者又翻知希之案

原註 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李賓客之芳 一百韻 李

吐審被留二年乃得歸○排律之最長者後王李又為一百五十韻何所底止可笑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

鳴開匣先自言客邊情事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

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朱云自起

至此皆自敘峽束滄江起此下述夔州風景申云束起字奇巖排古樹圓拂雲

靈楚氣潮海蹴吳天煮井為鹽速燒畝度地偏有時驚疊

嶂何處覓平川鷓鴣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

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是蜀中實景獵人吹戍火

野店引山泉引山泉其地不用井○自峽束至此皆述夔之風景應登臨多物色喚起搔頭



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暗度幕府初交

辟此敘嚴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夤緣藥餌虛

狼藉秋風灑淨便開襟驅瘴厲明目掃雲烟高宴諸侯禮

佳人上客前述宴會似聞然入此段正見今昔治哀箏傷

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坐涕潺湲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弔影夔州僻回腸杜

曲煎卽今龍廢水公自注西京龍廢門苑莫帶犬戎羶耿

買扶王室蕭曹拱御筵此段言肅宗平亂還京之事秉威

滅蜂蠆戮力效鷹鷂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

伐人憶止戈鋌公以代宗不能往問河北之罪而但慕止

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此追言起禍祿山胡星一彗孛

黔首遂拘孿弔影至此敘吐蕃為難及中興哀痛綵綸切

煩苛法令蠲此下言代宗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禁

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側聽中興

主長吟不世賢轉入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鄭

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竝我先陰何尚清省在江陵李

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

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用雖云隔禮數不敢墜



周旋哀痛至此言代宗初政將得賢輔以佐中興二公正不世賢者且其文章無愧古人故我不能忘周旋之

好也。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

翼商山起謂賓客蓬萊漢閣連謂秘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

鮮東郡時題壁鄭江陵南湖日扣舷李夷陵○錢云東郡南湖正歎二公冗散惜代

宗之有賢而不能用也。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與己之陶冶每欲賴詩篇相應

孤飛去徒為百慮牽高視至此皆頌述二公因其近在荆南時有吟賞之樂欲往從之而不能

也。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此下自敘客夔之况衾枕成蕪沒此謂成都

草堂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平生多病卜築遣懷因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別離

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瀝共誰論昔

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

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生涯至此敘已客邊蕭條不能與二子聚

首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言二子以文章契合致書相問卜羨君平杖

偷存子敬壇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此述在夔貧困之狀甘子陰

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

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止公處居人謂之瀼羈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

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粟過拳粟當作栗嶧陽山栗

大如奉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韉

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墻缺籬



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

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妍雕蟲至此因二公尺書來問述

已客居貧困之狀且言無意紫鸞無遠近黃雀任翩翾語

度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自敘畢又望二子聲華夾宸

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

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軫動也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

簡為誰編紫鸞至此言已雖安於界飛二子當勉為公輔

臺中誰足傳青史乎蓋淡以此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

言决意欲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求七

祖禪即釋迦佛○未處歸依釋學落帆歸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公自注鄭高簡昭王客赴燕公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途中

非阮籍謂鄭查上似張騫謂李○朱云二披拂雲寧在預計

時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

春怯杜鵑神女廟在夔預計臨行淡交隨聚散澤國遶迴

旋行路至此言已將去夔以求法門經本自依迦葉何曾

藉偃佺鑪峰生轉眄在廬橋井尚高寒在柳東走窮歸鶴

在遼南征盡跼在交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

青列頭陀琬琰鐫畫文皆衆香溪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



為心極清羸任體辱金篋空刮眼鏡象未離銓自迦葉至末言欲徧

詣佛地精脩佛理而終期於攝象以歸虛公所謂門求七祖禪者如此

此杜集中第一首長詩才大而學足以副之故隨意即事轉合自如若後人強湊餽何取於多○忽自敘忽敘人忽言景忽言情忽述見在忽及已前忽紀事忽立論過接無痕照應有法內重旋韻○百里當謂夔州地廣百里公寓其間○喚起謂耽臥失曉被人喚起扶行杖而行也一云喚起鳥名扶行杖名○錢云犬戎謂吐蕃陷京師也凶徒奴僕指安史降將也始王指代宗初年于畋喻其幸陝猶所謂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也○一柱觀下牢關俱在荊州音徽數言數通書問也道里千言相去千里也○善價言貴重也忘筌詩文脫化也筌取魚之器得魚則忘之○隔禮數謂公與二子雖相隔時有書札往來周旋○人表人之標榜二子好賢也○三鱸楊震傳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考震碑有貽我三魚以辨懿德一音善○誰云行不逮二句

言人謂我不及他人而我能甘貧賤堅坐也公雖為郎在幕下未得至朝署故遙憶粉署妍也紫鸞謂二子黃雀自謂○諸侯象四七宰相法三台皆星躔也○雙峰寺在韶州錢云當指蘄州之雙峰七祖禪北宗普寂禪師○本自二句言本意歸依佛教未嘗借玄門以求長生○琬琰鐫謂碑石眾香佛家戒香定香之類法華經擊大法鼓燒眾名香○末二句自謙雖有金篋開導但恐資才庸下終不能脫去凡解成見而歸於大道鏡象公自指本心言未離銓恐未臻妙悟尚滯詮解蓋深有望於二子之發矇也

**原註**洙曰烏蠻指嶺州以西有烏白蠻也希曰夔有鹽井煮泉為鹽洙曰峽上瘠甚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起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



曲人今思故鄉而爲之回腸也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今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師曰胡星指安史亂也洙曰胡星見漢天文志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趙曰言鄭李音問頻數而相去千里又以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能文章比之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音徽未達燥濕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各爲登龍門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著白帽居海徵命不就趙曰陳江總爲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有山水衲袍賦序云自王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衲袍降賜何以奉

揚恩德洙曰歲時伏臘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灑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楊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沉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下寰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挾箸策攜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芋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有也定功曰人來坐馬羈言貧無席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羈洙曰市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岸也去聲耒曰公畦官園也漢晁錯傳鑿大湖廟孺垣注云孺者內垣之外游地也與埂同趙曰霧雨銀章澀公自謂銀章久不服也馨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中



以粉畫之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張宴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字子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列將於雲臺青簡殺竹青為簡史臣所以紀事者也田曰雙峰寺在韶州下有曹溪七祖坡佛書自毘婆尼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曰白達磨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其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比之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慤願乘長風破浪萬里浪飛涎字出郭璞江賦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偃佺仙人名漢馬援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晉顧愷

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棲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脩行有漸也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為

**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玉局承席白楊謂畢

二絕別調自有致

**原註**  
漢書梁冀能彈碁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

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高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



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

曹髦之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騮山水驂騮皆指畫言

原註容齋續筆曰杜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

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沒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

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

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沒而

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此送其從蜀中歸朝也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

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內江即黔江歸朝所由時蜀中有崔旰之變故曰豺狼便道間道也因蜀中亂故從間道歸御史掌彈劾故望其早搏擊蜀中為亂者也

原註洙曰峽人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止蜀者謂之外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謂荊州

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二句李送中所歷使者雖光彩青楓遠

自愁

原註洙曰江陵在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臺惟一柱土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湜赴湖南幕職○別謂送崔之別而行

也

志○士○惜○妄○動○知○淡○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

前四句用

意甚夙夜聽憂主謂聽憂飛騰急濟時崔時或有上官獎

也見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唐之藩鎮不知有主久矣故韓昌黎送人幕府敘必盛稱天子明聖諸藩效順以聳動之公以崔平日有憂主濟時之心故淡獎之欲其感化藩鎮轉逆為順○知淡謂感知己也磷緇是點染意謂崔摩礪已久豈肯但自守取不磷緇而不試之實用耶○為報論詩言處士所可為者止此耳正絕口不談世事一轉語又以諷崔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

即敝廬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原註桃源

在朗州故有此句

鬼閉門中則寂寞無人可知誅茅猶斬除荆棘而過訪也○青眼句言世態炎涼往往以貧富分青白眼若舅氏所青眼者獨此窮途之人正見高義出處同言避世猶秦人也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

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

何恨憔悴在山中溪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



想蘇係有才人故公勉以出仕

**原註** 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定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天下事不

如意往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

窮為郎未為賤公自謂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得豁心

胸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謂巴

蜀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

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公自謂為郎與幕中不合事况乃主客間古來

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

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老成之見

有才二句謂蘇委所窮言困窮委之於命也為郎二句公自道紫陽謂杜晚年說此事未完又說彼誠然

**原註** 洙曰為郎未為賤公自敘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侯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

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再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傷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

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朱本作此提攜愧老夫豈知

臺閣舊指主帥言洗拂鳳凰雛謂為幕僚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



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烟○塵○色○兵○張○虎○豹○符時湖  
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南正

亂 故人孫之父乃公故人也棄擲謂為遠方下吏。絕倒謂見蘇之才喜極又因其屈抑驚呼也。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如在言病劇非真在而如在也。朱云公為拾遺時孫父在臺閣故曰臺閣舊。府中趨謂足展布向幕府中趨以辦事也。莫鞭見其當如驂騑歷塊勿瑣瑣局促受鞭策作轅駒狀

**原註** 趙曰消渴公自言有此疾提攜愧老夫言不能提攜蘇孫為愧也。洙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孫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言而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撾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壯遊** 原註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敘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

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先敘少斯○文○崔○魏○徒公自注崔

豫州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鄭州尚魏

啓心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

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

航此敘遊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吳越景

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芟○荷○香○嗟○噉○閭○門○北○清○廟○映○迴○塘

清廟卽指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泰伯廟

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



剡谿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此敘春官下第事中歲貢

舊鄉氣劇屈賈壘日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放蕩齊趙間此敘中年齊趙豪放狂獵事裘馬頗清狂春

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噉鷹阜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

縱鞚引臂落鵝鶻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曹蘇預忽如攜葛疆

快意八九年此敘獻賦長安事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

賢王謂汝陽王璣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

會軒裳脫身無所愛公獻大禮三賦玄宗召見奇其才令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脫身指

郊多白楊坐溪鄉黨敬日覺死生忙四句存壯老之感百種朱門任

傾奪此敘天寶間權姦傾奪國用侈汰招禍之由用意甚妙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

豆官雞輪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亾河朔風塵起此敘

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言東西皆亂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翠華擁吳嶽謂用回紇之誤螭虎噉豺狼此敘房琯為中官促戰致敗事朱云指鄴城之

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

員竊補袞此被諫言被貶事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

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



哲體仁恕

此敘肅宗收復事

寓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

央。小臣議論絕

謂遭貶斥後諫奏不能上達

老病客殊方

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

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勲業

此言身已廢棄。佇看一時竊榮華者為國輸忠

功。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

佇英俊翔

冷眼

此詩之佳在敘往事都有含蓄不甚說明若太白則必不能。鄭善夫謂此詩豪宕奇偉無一句一字不穩貼。乃見老杜神力。此詩佳處尤在後一段兩押浪字揚字字同而義異。張華五歲咏畫鳳隨口即成。俗物言一切俗人俗事全不介意。要章言腰中所佩之章。青丘海東地名。朱云攜葛疆謂蘇以葛疆此公。

軒裳車服也脫身辭官也。鄉黨敬謂人復推公為長也。舉隅謂舉馬雞之一端而餘可知。崆峒在陝西少海在東。禹命子啓戰于甘喻。玄宗命肅宗嗣位也。涿鹿謂肅宗親征。吳嶽在陝鳳翔府螭虎謂官兵也。下有伏蒲句則此處自指房瑄陳濤斜戰敗事。陸梁肆惡也。周瘵膏肓言民困苦則病在根本也。御床即御座。榮華句言當日傅會榮顯者其聲勢足敵有功之臣。但恐覆奪不久也。末言佇看英俊除凶即安危大臣在意託諷甚渾。錢云清廟即指吳太伯廟舊註以為孫皓父和廟非剡溪天姥俱在浙中叢臺在邯鄲官鷄。玄宗設雞坊養雞兩宮各警蹕刺靈武之事也。禹功亦命子謂肅宗自立而後玄宗始加冊命不得比於禹之命子也。之推避賞從喻己之賞薄而不自言恥與靈武諸臣爭功也。

原註

洙曰班揚謂班固揚雄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安吳越春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塚葬之

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嘗鑄劍曰吳鈞故有劍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脩可曰闔廬立閭門



以象天門蘇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洙曰越王勾踐  
 臥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  
 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殺吳  
 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  
 於魚炙之腹中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  
 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為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  
 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  
 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剡溪俱在會  
 稽鄭曰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洙曰屈賈謂屈原賈誼也  
 劇字出漢書賈山傅贊賈山自下劇上劇音摩摩勵也  
 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忤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以考  
 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  
 元中徙貢舉於禮部叢臺故趙王臺也青丘齊地名夢  
 弼曰阜櫪林雲雪岡皆齊地洙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  
 遊多之習氏池輒醉而歸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往  
 往至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疆何  
 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

以葛疆為比洙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  
 王常為穆生設醴奏賦入明光即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公獻大禮三賦蘇季子不用於秦黑貂之裘弊潘岳秋  
 興賦斑鬢彪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  
 楊乃墳上之木揚子解嘲客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赤  
 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梁開元太平日  
 久玄宗侈心自恣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  
 奉鬪雞又有鬪雞使百姓輸納稻梁以供養雞也洙曰  
 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謂玄宗幸  
 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武東宮故事天子比大  
 海太子為少海洙曰翠華天子旌旂之飾也正異云吳  
 岳在扶風下卞園云在隴州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瑄  
 敗於陳濤斜韓曰草草辛苦貌夢弼曰備員竊補衮公  
 自謂為左拾遺也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  
 獨寢直入內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王  
 陵面折廷諍晉衛瓘欲啓廢太子託醉跪帝牀前以手  
 撫牀曰此座可惜范曄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檀弓申  
 生不敢愛其死夢弼曰公為拾遺嘗上疏言房瑄不宜



免相帝怒詔三司推問張鎬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灰燼中時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公自況也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此句

根古木蒼藤日月昏此句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白帝城在山上故曰雲出門江為峽所束故助之以雨聲如雷霆○五六句言所遭不幸在馬亦有勞逸之殊於人遂分多少之異未跟百家來言即有存者又多寡婦而困於厚斂益可悲也○誅求謂征斂慟哭即指寡

婦何處言不止一處

原註

洙曰古木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旰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

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水鳥雨中甚樂而往回自得○鳴杼即從雨聲形容○豈伐枚言阻雨不得伐枚○末句言衰殘之意少快故欲登臺展眺望也

原註

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  
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朝天無路故曰休錢本作  
看謂從峽中瞻望朝廷也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謂留戀不忍下

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言居異方本無家無著甘

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原註洙曰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  
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  
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

原註趙曰此詩思  
長安而懷帝闕也

洞房環珮冷此句追言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

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洞房以下八詩為一篇位次秩然處處刺諷思往戒今  
渾然不露體裁獨妙真三百篇派○此思長安而傷秦  
陵秦陵玄宗陵洞房謂宮中密室追思馬嵬既縊之後  
行宮見月夜雨聞鈴環珮之聲杳然玉殿惟有秋風寂  
寞而已龍池玄宗發祥之地舊宮謂興慶宮滿舊宮謂  
月色滿於龍池傷舊宮之地也曰新曰舊有物是人非  
之感○今夜遠不能歸長安也往時同漏同而時事不  
同也漢武帝茂陵在黃山宮北借以喻秦陵也○龍池  
言其始興之地園陵言其歸葬之地曰白露中見此玄  
宗葬地亦復荒烟蔓草不可問矣此時玄宗相繼而崩  
京師失守代宗出奔一詩而寄慨始終如此不言  
蒙塵而託意於白露秋風黍離之感不忍明言也



原註

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有龍池長安志龍池本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

亘數頃淡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

原註洙曰此詩詠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

此暗指

幸宗行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杜老於感時難命題處輒取詩中二字題之此最得法此追思昔日而有感仗數移言玄宗游幸之數也禁中重木芍藥即李白亦有雲想衣裳花想容句花驕喻太真也迎雜樹謂其逢迎無所不至也興慶池小龍常游溝水為玄宗發祥地龍喜言玄宗荒淫無度但以爲喜而不知後日之憂也○朱云禁中初重木芍藥即牡丹命李白賦詩花驕龍喜皆實事○貴妃曾爲女道士故謂王母落日謂寵幸之極至落日猶留連倚恨也少

兒邪淫謂秦虢諸姨微風又用飛燕事○漢武傳王母言語粗畢欲去武帝下席叩頭請留乃止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陳掌妻蓋以子夫之姊警貴妃之妹也○宮中之事穢褻不堪令外人知公爲下一秘字不忍斥言其君一部詩史已在秘字中矣

原註

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沈約詩春風搖雜樹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原註有體有理

毛郭皆漢武帝時人此借古以喻今○每蒙一笑言雜技每蒙上賞此輩承恩皆生光寵如物遇春而熙熙也四句人以爲比興難解想爲毛郭皆古人耳○後四句舊解似多一轉不如竟贊明皇開元初政寬大英武即



用抵戲亦無大害未句亦未雜正對後蒙塵說是贊是規正於褒中寓諷致譏甚深○玄宗開元時姚崇宋璟為相政事尚好至天寶後始荒淫無度此詩亦實錄○錢云角觥蓋雜伎樂巴渝戲魚龍曼延之屬也

**原註**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

一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神異傳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令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爾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鬪雞**原註鶴曰明皇好鬪雞又教舞馬四百蹄及於梨園自教法曲故此詩致感傷之意焉鮑曰陳

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兆亂之象也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前四句極形其盛後四句極感其衰○賜錦登牀第實敘之而明皇奢汰貴畜之失已見○宮人出寫宮娥之多御柳長寫園囿之盛妙在隱隱躍躍仙遊明皇上昇也從此樂闕而不復奏故曰無香○明皇建清華宮於驪山上不更游幸故草木黃

**原註**趙曰明皇好鬪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

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床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



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  
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老杜鬪  
雞一詩真所  
謂親見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無端妙前幾首已道盡其端忽

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臥病數

秋天

前四句追感開元遺事全在數虛字著神曰歷歷者言其為樂之事不一如前詩所云也曰分明者記憶之真也曰無端不以盜起歸過君父為君諱之也曰忽已見樂未已而衰颯已如此遷改甚速可畏也公時在幕府為郎未至長安○無端二字甚有含蓄從二字思之則知杜詩中為君父諱者甚多不可泥看與春秋同旨

原註 趙曰長安城謂之北斗城漢武至郎署見顏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公為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初字春秋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仍字從前龍髯幸

再攀

此追思玄宗蒙塵及還京事也初愁便見平日歌舞宴樂全不知備至此方著愁也清笳胡人吹胡入而天子不得不去是用清笳而去也翠蓋句言其跋涉之勞也都人慘別已流涕矣及玄宗還京仍流涕痛定思痛也看此詩初字仍字幸字俱非苟下○明皇聞祿山陷洛陽欲遷幸登興慶宮四顧悽愴置酒命美人奏歌眷眷不舍事急不待曲終而去初愁思三字正括此段情景在內亦慘矣○凡杜詩有數首一首一句未明須連



數首合看便解此八首是也余看春秋亦用此法

**原註**

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龍髯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趙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挽龍髯

拔墮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原註使人

不忍鼎湖龍去遠

看此龍去龍字便知龍喜龍字

銀海雁飛淡萬歲蓬萊

日長懸舊羽林

前二句言明皇已逝凡早朝必秉燭而會羣臣今地下應無此也明皇在日多賜近侍宮妾以金如金錢會是

也今其金尚有存者。花萼玄宗置花萼樓與諸王為會集宴樂。始皇家以人魚膏為燭度其不滅今歷時既久地下之燭應滅也。銀海鳧雁泉壤所設也蓬萊宮上所時幸羽林護衛禁兵日長懸見日常在而人不在也。玄宗用萬騎軍平韋庶人之難以登大位萬騎本隸左右羽林後改為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為北四門軍

**原註**

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相輝樓為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石椁為遊宮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徵  
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溪

前數首皆致慨往事此則告以保治之道合前七首觀之大槩非侈費則淫色故此首告之以崇儉尚賢正對症之藥又恐明皇好大喜功數數開邊擾民遂兼戒以弗戢自焚如五古新安吏石壕村可見及肅宗多借回紇兵兆甌皆不知戒處思加四海欲其加惠生民以定本計此撥亂之實策直駕六經。錢云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以上八首皆以首二字名題是一時作皆咏開元之事與太白宮中行樂詞八章相表裏太白作於明皇之時故微婉其詞而諷之少陵作於明皇之後故雜敘其事而傷之少陵之於明皇未嘗不三致歎也。其述明皇處以紀實事又加隱諱以致思慕感痛所以垂誠後王非故為譏笑輕薄也

**原註** 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

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莫慮一作草竊左傳眾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元塏  
曾孫  
元培  
正字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四終

上詩注解卷之十四

讀書堂



木言言解卷十四

三

言言堂



